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　晋

謄録監生臣陳　全

春秋大全卷三

明 胡廣等 撰

隱公下

乙丑 桓王四年 七年 齊僖十五 晉哀二 曲沃武公稱元年 衛宣三 蔡宣三十四 鄭莊二十八 曹桓四十一 陳桓二十九 杞武三十五 宋殤四 秦文五十 楚武二十五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程子曰伯姬為紀侯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

不書憫其無終也

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見公羊傳莊公十九年）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汪氏曰同時而行則妃妾之名不紊其生子也嫡庶之分已定亂何由作）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汪氏曰春秋常事不書非禮之常而書之者必有美惡存焉孫氏曰媵書者為莊十二年歸于酅起）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蘇轍字子由有集傳十二卷）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茅堂胡氏）

曰小國大夫稱人至於接我則書汪氏曰二年書紀履緰來逆女莊二十七年書莒慶來逆叔姬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鄰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何氏曰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終有賢行能處隱約合乎婦道故重録之高氏曰娣亦書歸猶堯之二女降于溈汭皆曰嬪張氏曰媵不書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酅以奉宗祀歿其身而後已聖人以其賢可以厲婦行將有其末必録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汪氏曰貫達謂隱公厚於先君之女故盛禮而歸之如歸嫡之禮又云紀責叔姬故書以剌之聖人豈逆計其他日之賢而書之哉今考春秋諸

侯寵嬖妾媵蓋多有不足煩聖筆之錄者隱公厚先公之女必不以為媵矣夫子作經以垂勸戒則以為嘉其賢者義或近之安可以史官一時之例而議春秋萬世之法乎子朱子作通鑑綱目書唐太宗以武氏為才人所以起偽周之亂書玄宗冊壽王妃楊氏所以起馬嵬之奔納才人冊諸王妃法不當書而朱子書之亦春秋之意也

滕侯卒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强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踈密而有厚薄也汪氏曰國小而慢之是弱其君情踈而薄之是怠於禮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候其葬汪氏曰成十年公如晉葬景公襄二十八年公如楚葬康王地非同盟謂非同方岳之盟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

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茅堂胡氏曰人之所以為人與其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人道也無人道何以為人如滕於魯以近則鄰國也以親則同姓也又覲東后則同至於方岳之下卒而不葬强凌弱爾

卒自外録不卒非外也汪氏曰非責也責不赴告

葬自内録不葬非内也○汪氏曰責魯不會趙氏曰左氏云同盟薨則赴以名於理未安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録亦云寡君不禄而已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惟九人不名啖氏曰其不名公羊謂微國也夫滕國文王之子孫雖至微弱豈無名乎

夏城中丘

此書土功之始左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中丘者何内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穀梁傳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程子曰春秋凡用民必書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杜氏曰中丘在瑯邪臨沂縣東北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

汪氏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廄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三十二年城小穀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

部哀五年城毗六年城邾瑕皆以春此城中丘九年城郎桓五年城祝丘莊三十二年築臺于薛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成郛定十二年墮郈墮費十三年築蛇淵囿哀三年城啟陽四年城西郛皆以夏莊元年築王姬館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文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以秋是不時也夫不能內脩德政以為保民之本而勞民於守國之末如桓公懼齊鄭襲紀而城祝丘莊公懼齊桓討納糾之罪而浚洙文公既取須句備邾而城郚患莒人之外偪而城諸鄆宣公欲叛晉而城鄆襄公聽南遺之姦謀假事難而城費因齊靈之叛晉屢來侵伐而比年城成郛城西郛城武城定公從伯令侵鄭懼而城中城復叛晉党范氏而城莒父及霄哀公亦党范氏而比年城啟陽城西郛城毗城邾瑕皆非義也况於築臺囿以為遊觀之樂新延廄以示牧養之奢作門觀以僭天子之制毀泉臺以彰先祖之惡築館以主讎人之婚而忘

通喪之禮其罪又可勝誅乎至於會晉悼城虎牢以偪鄭會晉平城杞而私其母家亦非義也**雖時且義亦書**汪氏曰桓十六年城向莊二十九年城諸防文十二年城諸鄆宣八年城平陽成四年城鄆九年城中城襄十三年城方十九年城西鄆城武城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城漆皆以冬脩城得農隙之時定公墮郈費以弱私家僖公會齊桓存三亡國以興滅繼絕仲孫蔑會晉定城成周以蕃王室皆合於義而亦書之**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張氏曰隱公無敵國外患之警盛夏興役事無故之工築妨農害民春秋深譏之臨川吳氏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

民之報其君者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農以足食生財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農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力役必書重民力也或間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啖子云凡城國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譏易曰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池以為固則春秋書城果何意也茅堂胡氏曰穀梁子之意為春秋時言之也城不可無而未為國之急易所謂設險非止於築城禮所謂城池亦固國之一事爾春秋凡城必書或志其非時或志其非制或志其非所得其時制又當其所而亦書重民力也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或與民同其利或與民同其樂則不可以已矣王氏曰詩采薇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烝民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夫玁狁之難甚亟而城築之役乃須天子之命齊遷臨菑而仲山甫以上卿臨之是知諸侯

國邑高卑廣狹皆有王度春秋之城築俱不稟王命故悉書以譏之不止為不時重民力而已也汪氏曰內城二十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傳於此年并城郎祝丘及新延廄新作南門築鹿囿皆曰不時凡城於冬者皆曰書時或曰周之冬十月十一月乃夏之秋周之春正月二月乃夏之冬而左氏於城向諸防諸鄆平陽中城城防郎囿皆曰書時延廄南門亦曰不時何哉今考左傳言龍見而戒事則夏之九月而周之十一月也水昏正而栽則周之十二月正當役民之時也日至而畢則夏之十一月而周之正月也謂日至而畢則周之春不宜興土功矣經於他事書春夏秋冬而繼書次月則凡書時皆指四時之首月如成十七年書冬會伐鄭十一月公至十二月日食是也若城築蒐狩之事乃以時成通歷三月事畢而言之非獨指首月也詳攷經文則可見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列國來聘之始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程子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弟兄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葢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説其曰同母弟葢謂嫡耳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簒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杜氏曰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

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攷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謂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簒弑之禍汪氏曰齊侯非不愛其弟也迷於其義故以愛為害矣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黒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

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書康誥蔡氏傳天顯有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張氏曰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禄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嫡庶

之辨以啟無知簒弑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故特書其弟以貶之而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辨也汪氏曰夫子作經雖不逆計其後日之事然於其寵愛之過特書弟以貶焉使後世之讀是經者考無知簒弑之所由始則亦知戒矣春秋書弟者十一惟公弟叔肸書字蓋賢之也諸侯之弟貶則書名不貶則書字故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皆賢而稱字且不言弟胡氏傳例在莊三年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弟十四書兄一齊年鄭語衛黑背皆罪其私陳光秦鍼宋辰衛縶皆罪其薄衛鱄佞夫皆可入陳光之例陳招兄稱公子而後稱弟亦以陳侯有寵愛之私而致之也獨叔肸稱弟賢之也蓋以其善處兄弟之變者也公羊左氏同母之說程子力辯之而時氏亦曰聖人之教雖及兄弟之子猶引而進之安有異母即見疎外乎餘見叔肸下啖氏曰使使致問曰聘主人受之於廟以伸禮也孫氏曰大國聘而

不朝小國朝而不聘凡書者惡之張氏曰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于儀禮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推之則諸侯葢可知矣齊僖因父之盟遽遣使於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觀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例推矣汪氏曰經書諸侯聘三十一齊聘者五始於弟年而終於慶封晉聘者十有一宋衛聘者各四陳鄭秦吳聘者各一楚聘者三魯以秉禮之國受同列之朝聘而尊王之禮寥寥罕見故悉書以示譏焉廬陵李氏曰春秋齊之聘魯五年之再來齊僖糾合之時也歸父之來晉襄未定之時也國佐之來齊頃有志於叛晉也慶封之來齊景初立而有志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初齊尤加禮於魯至桓既伯僖七年公子友如齊之後魯使之聘齊者二十二而齊聘僅三至焉亦可以觀理道矣

秋公伐邾

此伐邾之始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程子曰擅興甲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奉詞致討曰伐汪氏曰傳例曰聲罪致討曰伐此云奉詞者執言以聲其罪其義一也不稱帥師者君行師從故君將不言帥師 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汪氏曰公拒宋而與鄭平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 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眛音蔑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

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詞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眛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張氏曰夫和大所以恤小既平宋鄭則邾宋之睚眦亦可和矣親比而虐彼苟欲悅宋而忘蔑之盟子曰小人比而不周此足以見書為宋討邾之旨矣汪氏曰春秋一經魯君大夫與邾特盟者五與諸侯及大夫同會者十九與諸侯及大夫會盟者十邾子來朝者六來會者一大夫如邾者一公伐邾者六大夫伐邾者七微者伐邾者一及他國伐邾者一大夫圍邾者一及邾戰者一公敗邾師者一邾人伐我者三元年盟蔑乃與邾交好之始哀二年盟句繹乃與邾交好之終此年伐邾乃與邾交兵之始哀七年入邾以邾子來乃與邾交兵

之終邾之事魯不為不敬而魯之
虐邾愈甚比事以觀而罪自著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王聘之始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脩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杜氏曰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汲郡淇縣東南有凡城汪氏曰凡伯周公之胤詩板與瞻卬皆其所賦蓋世為王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戎患之始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公羊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戎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傳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衞

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程子曰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我待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凡伯有失節之罪杜氏曰楚丘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薛氏曰言伐以兵刼之也董子曰執天子之使與伐國同罪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蜀杜氏曰凡伯過衛衛不當使及於難況又不救乎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張氏曰以者言能左右之而為之以者亦聽其左右故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事讎也周之秩官敵國賔至關

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客至關則為之告注賓客謂朝聘者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於境小司徒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注小賓客諸侯之使臣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注辟除姦人甸師率其徒以薪蒸役內外饔之事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汪氏曰天子之使過諸侯當候在疆場膳宰致饔司里授館猶懼不敬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録於國風見衛不能脩方伯之職也詩旄丘小序責衛伯也狄人迫

遂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家氏曰天子之使戎得以邀而伐之天子不命之討方伯連帥復不能為王敵愾春秋書之以見周室微弱天下無伯諸侯無王也汪氏曰畜戎朝于天子王臣雖不以禮貌加之不過失象胥之職特小過耳今王臣銜天子之命聘於望國過衛而戎報私怨以兵衆刼之彼獨不念天子之命乎苟不念天子之命如勿朝而已矣戎不足責衛人坐視王臣之俘於戎而不能救患尊君之義安在哉此書戎伐非以其執詞而與之者其率兵徒之衆凌虐王人是横行中國不特無天子而亦無諸夏矣經之書伐本非與其討罪何况戎乎後此定王之臣單襄公聘楚而假道于陳則微弱益甚與滕莒小國無以異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王聘魯七始於此而

終於宣十年凡伯南季仍子家父皆不過大夫猶可也宰周公以三公之重王季子以介弟之尊而下聘禮益瀆矣隱僖之得聘猶可也以宰糾而聘桓以季子而聘宣寵簒弑矣○啖氏曰公羊曰其曰伐大之也不與乎戎之執中國也其書戎狄侵伐滅入豈皆大之乎穀梁傳戎者衛也若實衛伐攻曰戎是為衛掩惡何以懲勸乎

附録 左傳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丙寅桓王五年 **八年** 齊僖十六 晉哀三 蔡宣三十五 辛衛宣四
鄭莊二十九 曹桓四十二 陳宣三十 杞武

三十六宋殤五秦寧
公元年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程子曰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杜氏曰垂衛地犬丘也張氏曰垂近魯地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之禮春秋之所惡也髙氏曰殤公常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馮矣州吁誅宣公立馮不可不終圖而未知宣公之從否故宋衛遇垂以謀鄭十年入鄭蓋垂之謀也謀人之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春秋因實書之而貶寓焉陳氏曰宋衛之遇將以為參盟也遇例見四年盧陵李氏曰垂之遇左氏以為宋衛有怨於鄭而齊欲平之蓋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其說似有據然攷之於經後

此瓦屋止三國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又三國爲黨以仇鄭則宋衞此謀葢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齊僖亦不過假此以求諸侯耳豈真有平怨之本心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必彭反 公穀作邴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傳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穀梁傳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程子曰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内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脩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居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杜氏曰宛鄭大夫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瑯邪費

縣東南陳氏曰曷為謂之來歸五年鄭伯始朝王不禮焉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輸平歸祊皆遜詞也糾合之道也廬陵李氏曰祊許之易其謀始於輸平之時然不過借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也至是歸祊以祀周公為辭者蓋隱然致易許之請而隱公猶未許其易也鄭莊委分地以合黨而不吝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隱公不察其深謀詭計而溺於一祊之入故于防中丘之會不能不徇之而敗宋入許陷于大惡而不悟使隱公不死尚不能久有許況桓公不義之立鄭伯適投其間而前日之謀畫行矣春秋所書不越數端而鄭之姦情備見先儒謂鄭莊小人之雄信哉又曰來歸例除咺來歸賵及內女來歸外書來歸者五鄭祊衛俘之來以利而來也鄆讙石尚之來以禮而來也要之皆自外至而非勉強之文其善惡則不同矣季子來歸著國人之喜也

庚寅我入祊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程子曰入者内弗受也義不可而强入之也

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汪氏曰六年輸平傳不言請歸祊然經書平例六他皆不言輸故知輸平請歸祊也髙氏曰前年來輸平然口輸而實不至薛氏曰與我則曷謂之歸前年賂我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廵諸侯

各朝於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何氏曰巡狩祭天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曰湯沐邑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取足舍止供槀穀而已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杜氏曰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范氏曰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

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令諸侯京師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汪氏曰王制謂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内視元士則方伯之外他諸侯無可知然定四年祝鮀言衛取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相士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衛亦有朝宿湯沐之邑矣廬陵李氏曰湯沐之邑何氏以為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蒭穀是則諸國皆有矣范氏以為諸侯有大功德于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其餘則否胡氏從范説為是

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扶又反能巡狩矣

杜氏曰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欲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范氏曰王室微弱無復方嶽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覲之事

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强入之也

趙氏曰入祊之義與歸入之入同言不當入與用兵之入不同邑者先祖所受命於天子而以與人其罪著矣陳氏曰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交譏之辭也張氏曰此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既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不必書入祊可也書入者逆詞義不當受而據有之也東遷以來諸侯不朝王天子無復巡狩遂各以其所近之邑相易此謀始於鄭伯輸平之時先以祊歸魯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

其辭則以為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所以免魯人不共先祖之罪而猶未易許田也鄭莊不憚委先祖所受王邑於人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卒使魯隱閒齊於宋以成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田於魯見鄭莊為小人之雄罪之不可勝誅也永嘉呂氏曰鄆讙龜陰不言入蓋鄆讙龜陰我故物也此言入則非我故物也左氏言以祊易許經文未見以祊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前年來輸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雖然其歸祊也固已覬覦許田矣特以祊求結於魯故姑緩之既而桓公簒立於是要其許田始取償於魯左氏以其事比言而謂之易也高氏曰鄭始於結魯以拒敵故歸祊以市魯魯桓簒君以求援故賂田以償鄭其地雖若相易而事不相涉也鄆讙龜陰本我之邑歸則有之矣此特書入者以其非我之有不當入也孟子謂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鄭之歸魯之入其罪均

也汪氏曰鄆讙龜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蓋鄭莊貪魯人之易許而歸祊齊景服聖人之德化而歸鄆讙龜陰雖其義利不侔而皆出於中心之誠非勉强使之歸也故皆書曰來歸美惡不嫌同辭然此年書入以示其不順則非鄆讙龜陰之比矣○啖氏曰公羊云齊亦欲之按書我者言魯入爾何關齊事乎

附録 左傳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别於大上禮也范氏曰名所以相别居人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家氏曰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衆也烏得不名趙氏曰諸侯卒名之著易代且降於天子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汪氏曰書稱堯舜禹皆不諱名至商湯始不稱名大戊武丁稱中宗高宗則不特周始諱名但至周而文始備耳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禄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强國齊

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汪氏曰諸侯卒書名不惟別尊卑之等亦所以紀遠近別同異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汪氏曰宿男元年同盟杞與魯結昬而成公卒不書名滕同伐秦而成十六年滕子卒不名皆史失之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汪氏曰如此年蔡宣公及晉獻公惠公之類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甍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脩之也而

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此參盟之始左傳齊人卒平宋衞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絶也

杜氏曰齊侯尊宋使主會也汪氏曰此後齊鄭伐宋入郕入許則宋雖欲絶鄭而齊終不肯與鄭絶也張氏曰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共要質于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大國衞亦北州大國也正可因此為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盟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此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為誓他日

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之甚也廬陵李氏曰瓦屋之盟左氏以為齊卒平宋衛於鄭而鄭不與何也蓋宋衛忿鄭之謀未息故也大抵列國之忿爭皆以强弱為進退齊最强宋衛次之鄭則小國也傳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則宋衛之所畏者在齊而不在鄭矣故瓦屋之盟宋衛雖屈於齊而終不與鄭平也程子曰與鄭絶也其說精矣然鄭莊周挾齊以自强齊僖亦資鄭以糾合故瓦屋雖以王爵尊宋而明年宋公不王之罪又發於鄭人是齊僖陽尊宋衛而陰固鄭黨宋衛不悟而僖襄之小伯桓公之創伯皆原於此矣

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於妙反）劑亂然後有交質（音置）子至是

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陳氏曰諸侯初參盟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乎輸平於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東諸侯之交盛矣高氏曰諸侯自相盟王法所不容況京師近地而三國敢盟于此故詳日以謹之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音由天子口血未乾音干而渝盟者有矣汪氏曰此盟齊背宋元年盟蔑盟宿魯背渝盟其末

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汪氏曰隱三年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為周四月鄭祭足取温之麥秋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昭二十年宋華向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向子以為質冬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汪氏曰參盟者齊盟之端胥命于蒲會于蕭魚春秋之不盟者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家氏曰春秋初年有兩國相盟者魯盟邾盟宋紀莒之密齊鄭之石門惟兩國為盟也今而參盟宋為首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兩國自相攻伐者莒入向無駭入極鄭伐衛莒伐杞為兩國自相伐也四年宋陳蔡衛合兵以伐鄭於是始有四國之伐宋為首亦責在宋也春秋於參盟會伐皆以

宋為首正無王之罪也永嘉呂氏曰瓦屋周地也三國會于此既不入覲于王而刑牲歃血私相要結於畿甸之近境其蔑視王室之罪可勝誅哉是盟也關於世道升降之機尤不細也王氏曰自入春秋書盟者七前此皆兩國交盟猶之可也今宋齊衛參盟則合黨之心熾矣故臯鼬之盟會者凡十八國而王朝之元老如劉文公亦與焉此參盟之積也前此會盟各於其境今之瓦屋乃在周地無王之迹彰矣故秋泉之盟七國入王城而王卿如王子虎者亦與焉此瓦屋之積也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穀梁傳月葬故也程子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趙氏曰公羊云卒名葬不名卒從正葬從主人按葬時舉謚不須重言

名史體當然不要立義

附錄 左傳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

此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左傳以成紀好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程子曰鄭國之交講信脩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己與臣盟義非安也杜氏曰浮來紀邑張氏曰浮來莒地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 趙氏曰莒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也凡經書公及大夫皆譏公

屈禮而與之盟其書外大夫名則是罪外大夫及處父盟是也陸氏曰非大夫敢盟公公自欲與之盟爾特書公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朱子曰人能謙則居尊者其德愈光居卑者人亦不能過

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蒲侯反多益寡稱尺證反物平施始豉反

程子曰謙有亨之道損過益不及以施於事稱物之宜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大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高氏曰莒雖小國入向伐杞其力猶能及他人故公結此盟以求援張氏曰傳稱以成紀好隱公於小國不憚屈已而不明大義故猶汲汲於盟詛以國君之貴下

比小國之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家氏曰凡公與強國之大夫為盟不書公及諱強國之以無道加於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為盟則不諱公以公自欲與之為盟非彼小國之大夫要公必欲為此盟也齊高傒晉處父強國之大夫也莒人小國之大夫也魯莒自春秋以來有未平之怨前此紀人為之平之今隱公欲降心以消二國之患而及其臣為盟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謙而不中於禮者也○劉氏曰公羊謂實莒子稱人則從不疑也夫公及小國君盟何不可而反隨微者卑稱乎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莒人即莒大夫微故稱人耳若可言人及晉處父盟何不曰及晉人乎

螟

程子曰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高氏曰書螟者三隱二莊一螽十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為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不然豈莊公之後二百年皆無螟耶

附録左傳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公穀作侅

左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

氏穀梁傳無駭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程子曰未賜族書名而已杜氏曰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卒而後賜氏故不書氏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音協）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

之族或以字或以諡或以官或以邑汪氏曰字魯三桓鄭七穆之類諡宋戴氏衛齊氏之類官如晉士氏中行氏之類邑如晉韓氏魏氏之類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音縣内諸侯世其禄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禮記王制天子之縣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張氏曰春秋無駭俠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俠之未賜族不為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

先王之禮毫釐之過則生亂啟釁常必由之學者不可以不致也○汪氏曰穀梁謂隱不爵命大夫然傳稱司空無駭而又帥師出境則為大夫明矣特未賜族耳

丁桓王九年齊僖十七晉哀四衛宣五蔡桓侯封人元卯六年鄭莊三十曹桓四十三陳桓三十一杞武三十七宋殤六秦寧二楚武二十七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問諸侯非正也程子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懐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脩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周禮注時聘者亦無常期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廬陵李氏曰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賛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故穀梁非正之説范甯以為會詳而趙子亦曰王政行也天子使使聘諸侯所以治恩惠考政典也然胡氏獨取穀梁者葢周禮乃古者王室親諸侯之常典而穀梁氏則深究夫春秋王聘之失不可非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禮記王制注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周禮邦畿外五百里侯服歲一見又五百里甸服二歲一見又五百里男服

三歲一見又五百里采服四歲一見又五百里衛服五歲一見又五百里要服六歲一見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恝若八反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孫氏曰桓王不能興衰振治統制四海以復文武之業反同列國之君使使來聘桓王之為天子可知也朱子曰諸侯不朝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國是甚道理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成公十三年朝于王所者

二僖二十八年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僖三十年公子遂文元年叔孫得臣八年公孫敖宣九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又文九年叔孫得臣昭二十二年叔鞅會葬故不數然敖亦弔喪不至蓋據經文如京師無弔喪之文故併及之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七年凡伯此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錫命者三莊元年榮叔文元年毛伯成八年召伯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

易矣陪臣執國命荆蠻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葢有不得已焉爾矣高氏曰前年凡伯來聘而戎軏伐之諸侯莫有救王臣之難者王臣不問復使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公之胄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而朝聘之禮不行於王室春秋詳王使之來魯讀者自知隱公之罪矣○汪氏曰隱公之立既不稟命於周宰咺祭伯接踵魯庭而不類見於平王武氏子來求賻又不奔喪會葬及桓公即位又不入覲而奄然受王臣之兩聘接滕薛之旅朝終其世不遣一介行李造于京師苟曰攝而不君則若何比歲出會諸侯耶春秋録王臣之聘惟隱桓之世最數隱不克終桓負大惡不善之積葢有由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

庚辰大雨雪 雨于付反

左傳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穀梁傳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隂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程子曰隂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隂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

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汪氏曰或謂春秋用夏正故建辰之月雨雪為異苟實建辰之月則震電不必書矣髙氏曰大雨震電者大雨而又震電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隂氣縱也何氏曰雷電陽氣也有聲曰雷無聲曰電周之三月雨當隂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變文為異平地七尺雪者盛隂之氣天怒也夫隂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隂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

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高氏曰凡稱大者皆非常之詞夫天反時為災人反德為亂隱公以讓國為名乃從事兵爭此反德也利將反為害親將反為賊天之儆戒深矣而弗敬弗戒以及於難○劉氏曰左傳云大雨霖以震經無霖字傳無電字傳誤耳又云雨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是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三日雨平地尺雪各一而已且非可怪者也

挾卒挾公穀作俠

公羊傳挾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挾者所挾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不成為君也杜氏曰挾魯大夫未賜族王氏曰凡爵未至大夫謂之微者不列於春秋苟列則大夫矣

夏城郎

左傳書不時也汪氏曰郎魯邑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禮記坊記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魯嘗城費音祕城郈其後復墮許規反焉汪氏曰襄七年城費定十二年墮郈墮費今按城郈不見於經然經書墮郈則郈城不度可知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才代反又音再日至而畢時也汪氏曰龍見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

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謂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謂今十月定心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至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林氏曰財用築作具也分之使均榦楨也立榦而後施板以築而平之畚盛土器築實土器稱量其輕重取土用物作為程限議遠察邇均其勞役城基址足行其廣狹度高曰揣度深曰仞具備也餱乾食也量度監主之有司計工約日不過素所慮之期也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

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于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末矣高氏曰魯自受祊之後將為鄭伐宋又恐他國之議其後者故城郎以備之汪氏曰城者所以禦暴而保民今既城郎宜可以禦暴矣後此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能禦暴反以名亂是知禦暴禁亂不在乎城郭之固苟能力於為善自强於政能治其國家則誰敢侮之哉公之元年費伯已帥師而城郎九年之間再興土功他日莊公築臺於郎文公毀郎臺昭公築郎囿魯之諸君其勞民於郎亦已甚矣廬陵李氏曰郎魯近邑在高平方與縣東南隱再城之而桓之世三國來戰于此莊之世陳蔡之侯亦次于此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于此則郎豈非魯之要地乎厥後築臺築囿又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為游觀之地矣

秋七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邴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杜氏曰防魯地高氏曰防宋地明年魯遂取之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周禮秋官大行人注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

之法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趙氏曰凡相見於外曰會臨川吳氏曰諸侯相見於野曰會或各國君相見或君臣相見或各國臣自相見或講好或謀事皆謂之會永嘉呂氏曰凡書會皆非正也彼善於此惡有重輕則各存乎其事焉汪氏曰曲禮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乃預謀間地剋期而往朝于天子耳春秋書會九十二皆非以王事而相會也公會者四十九夫人會者四大夫會者二十三外會者十三外會公者三通諸一經言之則會戎于潛為春秋之始會吳黄池為春秋之終自中國諸侯相會而言則此會防為春秋之始哀十二年會衛侯宋皇瑗于鄖為春秋之終始則從齊而合黨以基中國之伯終則從吳而私謀以兆戰國之爭曾何有於講信

脩睦之心哉故曰凡書會皆譏也惟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晉悼公以不戰而屈楚推至誠以待鄭禮囚禁暴偃兵息民故書會伐而又書會為一經之特筆可謂彼善於此者矣

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名音部陵之舉不及是矣汪氏曰齊桓召陵之師雖非王命然仗義討楚責以王祭不供乃春秋用兵之最善者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

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趙氏曰是時王室已微弱豈有諸侯稟命為之討罪乎若實奉王命而討不庭明年伐宋必異其文不應依常例書伐張氏曰魯隱自六年受輸平八年入祊志於昵鄭而仇宋故外為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罪加於宋則興兵有名而其義可以拾齊此會防之謀所以為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録之如此殊不知鄭莊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繻葛之役則宋殤之不王豈至如鄭莊之甚乎高氏曰此齊背瓦屋之盟與公連謀為鄭伐宋也隱公得利則合鄭既歸祊與齊鄭併力齊之強大可以為助可以伐人故諸侯爭與之盟宋既與之謀鄭而魯鄭反與之謀宋也家氏曰魯與宋未嘗有怨齊於宋又為同盟今魯陷於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將連兵以伐宋内揣有愧故相與假王命以興師春秋書會于防謀始謀也霸者挾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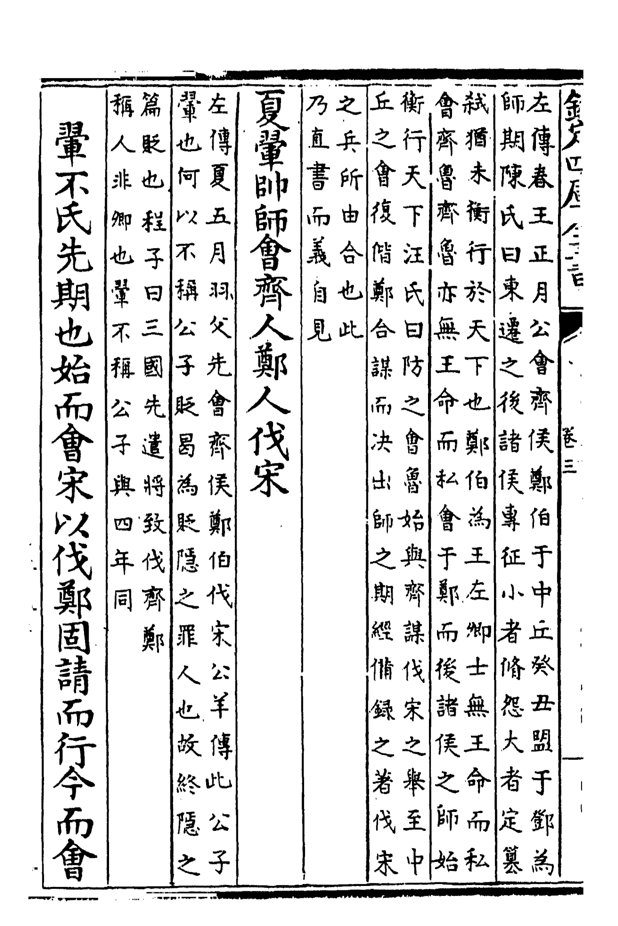
子以令諸侯實昉於此廬陵李氏曰經書公特會齊侯八防嬴讙艾欒城濮平州夾谷是也

附録左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十二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戊辰桓王七年十年齊僖十八晉哀五衛宣六蔡桓二鄭莊三十一曹桓四十四陳桓三十二杞武三十八宋殤七秦寧三楚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陳氏曰東遷之後諸侯專征小者脩怨大者定篡弑猶未衡行於天下也鄭伯為王左卿士無王命而私會齊魯齊魯亦無王命而私會于鄭而後諸侯之師始衡行天下汪氏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之舉至中丘之會復偕鄭合謀而決出師之期經備録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此乃直書而義自見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公羊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程子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

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强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家氏曰翬去族不稱公子誅也終隱之篇皆去其族隱之賊也至桓而書族以明其與桓同惡也書法明甚或者乃以為與無駭挾同例其可得而例觀乎陳氏曰會稱君伐稱人畧之也高氏曰齊侯鄭伯貶稱人者齊與瓦屋之盟鄭乃造兵之首春秋深惡之公元年及宋盟宿四年又遇于清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以兵加之始為宋謀鄭既得鄭利今為鄭謀宋又欲得宋利也唯知貪利不復顧義也王氏曰人齊鄭則公之惡亦可見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敗必邁反 菅古顔反

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敗宋師于菅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程子曰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孫氏曰公與翬傾衆悉力共疾于宋又決長而取二邑故君臣並録以惡之

杜氏曰菅宋地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古報反

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録內而畧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

曰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曰之也程子曰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内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絶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何氏曰内取邑常書陳氏曰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茍以為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郜防書取讙不在鄭也濟西書取汶陽書取郓田書取讙不在晉也必若鄭伯欲易許田然後可以言來歸焉爾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為主彼與戰而

此敗之也皆陳音陣曰戰詐戰曰敗杜氏曰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獨敗為文家氏曰魯於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歸祊之故為鄭所役輩既即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二邑一月而取春秋書日所以著其暴辭婉而義見者也○劉氏曰左氏云鄭師入郜入防以歸于我經但言公敗宋師取郜防不言鄭伯春秋豈縱漏鄭伯取邑之罪反移之其君耶又云鄭莊公可謂正矣不貪其土以勞王爵亦非也鄭苟以王命討宋得其土地當歸之王何得專而裂之耶

秋宋人衛人入鄭

程子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高氏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

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春秋無義
戰未有奇譎輕疾如宋衛之入鄭者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作載

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
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公
羊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
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
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程子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
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
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稱伐稱取兼之也　薛氏曰伐取者何言擊而虜之也
高氏曰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名
蔡人伐戴戴鄭所與宋微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
伺三國之便伐而取之書得三師之輕重焉是宋衛

雖入鄭不能為鄭之弱也臨川吳氏曰取猶哀九年宋皇援取鄭師于雍丘哀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子巖之類謂敗其兵而悉俘其衆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芳復反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莊子魯卞邑大夫史記陳軫傳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莊子然之有頃二虎果鬬莊子從傷者刺之果有雙虎之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

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家氏曰鄭自克段以來汰於用武伐衛伐宋入許敗王師皆極其兵力所至今也用奇一舉而取三國之師其不曰善戰可乎書鄭伯者目其人也善戰者服上刑奚爵之有哉汪氏曰公穀皆謂鄭因三國之力而取戴然鄭方與宋鬬宋可資其力以取戴宋衛方入鄭而連蔡以伐鄭之與國必不肯資鄭之力而使之取戴也○廬陵李氏曰程子以為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此說為當胡氏以為一舉而兼四國恐過

附録左傳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羊作盛

左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程子曰討不會代宋也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汪氏曰後世矯天子之詔假人君之命而興兵以報私讐快私怨者代代有之甚至如唐之宦寺藩鎮劫帝遠出肆無忌憚夫亦春秋之法不行故耳廬陵李氏曰鄭莊假王命之事自隱之元年以王師虢師伐衛則猶為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人畀虢公政矣

六年鄭始朝周而不見禮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而鄭又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不正之師而傳曰鄭伯為王左卿士豈非兩朝之後周復用之而鄭所以周旋王室不過為矯假報復之私初非有夾輔之誠也十一年之入許傳又曰君謂許不共亦假飾之詞也卒之敗宋入郕入許納馮之後志得意滿而有繻葛之戰矣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為鄭伯之所欺也

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茍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高氏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故謹而日而又人之薛氏曰於此郕再入矣諸侯專兵而小國無以措手足臨川吳氏曰蓋自五年衛入郕之後郕遂服屬於衛故為衛之與汪氏曰入春

秋之始兵爭儆擾未有若是年之尤甚者也夏而三國伐宋秋而宋衛入鄭又偕蔡伐戴鄭莊又圍戴取三國之師猶以為未足且偕齊入郕一伐一入迭勝迭負彼此交侵其黨與戰國之殺人盈野暴骨如莽兆於此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此春秋之所以始於隱公也

己巳桓王八年　十有一年　于寶曰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曰有○齊僖十九晉哀六衛宣七蔡桓三鄭莊三十二曹桓四十五陳桓三十三杞武三十九宋殤八秦寧四楚武三十九

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左傳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植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杜氏曰薛奚仲之後夏所封國在魯國薛縣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去聲有反坫丁念反格菴趙氏曰諸侯與鄰國君相見主君獻賓賓飲畢反虛爵於坫上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亦反爵於坫上周禮司儀凡諸公相為賓三辭三揖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如諸公之儀注謂相朝也吳氏曰人君相見曰朝朝朝也以朝時相見也周禮行人凡

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趙氏曰朝諸侯必有婚姻之好疆埸之理故王者不絕其交焉汪氏曰大戴記朝事篇亦載諸侯相朝之禮然亦間於天子之事而講之且謂之相則有往復之禮非若春秋諸侯以小弱朝強大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汪氏曰滕朝者四杞邾朝者各七曹小邾朝者各五郳朝者二薛紀穀鄧鄫郜蕭叔之朝各一魯皆未嘗報聘或屢往而不納以歸汪氏曰昭公七如晉見止者一至河乃復者五定公亦嘗如晉至河而復無合於中聘

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益闕如也永嘉呂氏曰魯之所如者齊也晉也其甚者則朝遠夷之君而齊晉未嘗朝魯也魯之所受朝者滕也邾也薛也杞也曹也否則外裔之附庸而滕邾薛杞曹未嘗一受魯之朝也蓋齊晉盛也楚則所畏也滕邾薛杞則土地狹隘而不能與魯抗也僖公立三十三年朝王所者再而如齊者三成公立十有八年如京師者一而如晉者四他無有朝王所如京師者矣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汪氏曰經書齊聘者五晉聘十一宋衛聘者各四楚聘者三陳鄭吳秦各一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禮記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注旅衆也范氏曰總言之者同時俱至非天子

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劉氏曰兼言之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魯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魯尚不敢同日而參盟豈有南面之君來朝而令同日並見乎隱公之志已驕一旦朝兩國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張氏曰凡諸侯朝各書之若穀鄧偕至而朝禮不同日也眾數之若邾牟葛及今滕薛同日行禮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然也今隱公於天子未嘗朝覲而滕薛相率以朝又不特見而使同日旅見非禮甚矣高氏曰同受天子土地是同列也乃班見于魯豈有同列來朝而班見者乎異姓為後謂朝天子時耳薛氏曰滕薛旅見賓主皆有罪汪氏曰齊侯鄭伯如紀亦兼言之豈旅見于紀乎葢書二君來朝則是並行朝禮書二君如紀不過同往紀國非

並行朝禮也然傳二十八年兩朝王所皆諸侯並朝襄二十八年公如楚亦諸侯同往經皆不書他諸侯者春秋主魯書魯以見其餘耳或問諸侯來朝王臣及大夫來聘皆志之何也茅堂胡氏曰諸侯之邦交歲問中聘世朝此常事也春秋書或聘或不聘或朝或不朝或過厚而數或過薄而疏無有合於中聘世朝之禮則不可以為常事矣故悉書于策以見天王方伯諸侯治亂强弱安危是非邪正之迹為後世鑒

○永嘉吕氏曰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謂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夏夏字下有五月字時來公羊作祁黎左作郲左傳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

兵于大宫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杜氏曰時來鄭地臨川吳氏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為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為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釣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於已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高郵孫氏曰隱之出十二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欲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畧之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服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

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相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兹許公復奉其社稷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

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程氏曰書及内為主也非内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杜氏曰許潁川許昌縣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 臨川吳氏曰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遂破許國者鄭之專功特以借齊魯兵力以同伐齊以國大爵尊為主兵既入許鄭莊陽不有其功而讓於齊齊侯以克許非已功而不敢受乃以讓魯魯又以克許非已功而不敢受乃以與鄭鄭即受之而不辭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書入不書滅者許君既奔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絶其祀也入者亡國之善辭何善也以為猶愈於取其土地而并絶其宗祀者爾

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 高氏曰魯既為鄭敗宋師今又為鄭入許蓋由歸祊之故也王氏曰前之伐宋鄭助魯以取二

邑今之入許魯助鄭以奄鄰壤稱及志公之所欲也蜀杜氏曰書公及者目公主之也書公而齊鄭稱入則後世必以公及微者故目其爵所以鈞其譏之之義譏在書入而不在稱爵也廬陵李氏曰春秋一事始書會而後書事惟此年及桓元年垂越之會盟皆所以著内外之志也桓十二年會武父至伐宋則書及例與此同桓十六年會曹夏伐鄭則仍書會非獨魯之所欲矣此可以見書法之謹也又曰許姜姓大岳之裔在頴昌長社與鄭為鄰鄭莊併吞之志久矣特以三國共伐難於專利故外假存許之義内結許人之心而又使公孫獲以鈐制許叔則許國鄭之内臣矣未幾莊公薨許叔因鄭亂以入許於是鄭許釁復啟然齊桓既伯許復從於會盟三從於征伐許之事齊尚謹齊之救許亦至則雖有楚人之圍鄭人之侵無能為也及晉伯以後許專心事楚無復中國之顧故晉文圍以諸侯晉襄伐以三國悼有荀罃之伐

平有荀偃之侵以區區之鄭一歲而再用兵於許春秋雖狄鄭而許亦不能以自存矣故成十五年以後一遷于葉再遷于夷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越二年而滅於鄭游速之手是則今日之入許乃後日滅許之開端也然首謀在鄭書公以及毋乃春秋惡黨惡之誅歟

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音附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郲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

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音偉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强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劉氏曰公之不得其終以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禍反在内可不哀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陳氏曰許莊公奔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不書故許男奔衛不書須句非其罪也

子來奔不書○趙氏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而左氏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附録　左傳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殺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程子

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朱子曰凡魯君被弒則書薨而以不地著之益臣子隱諱之義聖人之微意也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茅堂胡氏曰立嗣必適無適則長其所從來遠矣所以定名分塞亂源也隱桓之母皆妾耳桓幼而隱長何得而徇愛憎之私亂長幼之序屬意於非所當立者而使長嗣不敢安其位乎故曰致隱讓國惠公之罪也晉平公寵少姜為制夫人之服及諸侯往弔則固辭曰非伉儷也由此知春秋時邦君之元妃卒寵妾終不敢正以為夫人而指其子為嫡也審矣

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

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東萊呂氏曰當授即授何謂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進退可否決之在我又安有所謂將耶茅堂胡氏曰決者智之君需者事之賊故曰致桓弒君隱公之失也汪氏曰羽父進讒之際乃吉凶禍福之幾投幾之頃間不容髮隱而果讓桓則宜亟名桓而授之位若不讓桓則宜急殺翬以杜讒佞不容斯須少緩今乃當危疑臲卼之時而有趦趄狐疑之意使翬得以覘其跡而動於惡彼翬之兇逆見利而不顧其君殺桓之言不納則弒隱之謀進矣其及也宜

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茅堂胡氏曰書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魯史本文也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茅堂胡氏曰晉董狐齊太史皆直書弒君君子樂道人善惡稱其惡況于君父

乎仲尼作春秋然後於魯公書薨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當隱諱其惡而不忍道者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劉氏曰魯史一官之守而春秋天下之法聖人之志此其所以不同也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茅堂胡氏曰春秋魯事多諱如公薨不地出奔稱孫滅國曰取易地言假之類非沒其實使後世無攷證也但微婉其辭不直書爾是故內失地則不書師敗績則不書覲送葬則不書朝而不見納則不書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張氏曰書君薨必詳其地以示正終不地者不暇辨其正不正而有不忍言者蓋弒也何氏曰若書曰公

薨于寫氏桓暈之罪非徒不討後世無由識之矣汪氏曰或以不地為闕文而謂隱公非弑是惑於明堂位魯君臣未嘗相弑之言爾記禮者不通春秋不地之義遂謂魯未嘗弑君也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唉氏曰凡公葬皆書唯隱閔不書言賊不討如不葬然也張氏曰不書葬者君弑臣子當戮立討賊以復君父之讎故賊未討則不敢葬其不知討賊而遂葬者春秋絀其葬以見臣子之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讎也非聖人莫能脩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如苫反枕戈禮記檀弓子夏問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子曰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也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

子懼陳氏曰春秋之法内外恒異辭遇弑君父之大變也則吾何忍言之故書薨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髙氏曰君終不於正寢而於他處則著其不正終所以危之也至於不書地則知其為弑矣君見弑而忍言焉是無臣子之心故書薨而不地所以深罪當時在朝之臣而顯誅一時預弑之賊也賊未討不書葬見為人臣子者縱賊不問又使之得立為君皆甘心北面事之是與乎弑也一時臣子皆與乎弑則葬之者誰歟雖葬猶不葬也夫諸侯無二嫡桓不得為嫡子立庶以長隱之立為得正使隱公以長自請命天子正位君魯以奉周公之祀誰曰不然乃探先君之邪志自謂為桓而立竊讓國之名冀桓之信已桓日冀其歸政而隱偃然欲終其身遂致見弑葢由隱公不知大義以至此耳然則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陸氏曰穀梁謂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

不正以賂其禍也髙氏曰不自正者非隱當時不自有之乃聖人罪其當正而不正也王之正月而公不自正何也天子頒歷於諸侯諸侯告朔于廟而後布政公欲讓桓若政不自己出者也王氏曰隱十年無正書春而無月者六非皆事不必月而月所不能該也所以正隱也隱元年有正月二年以後無正月定元年無正月二年以後有正月隱不有其位欲授國於桓以名亂定得國於季孫意如故或正其始而不正其終或不正其始而終正之各因其事以見法焉廬陵李氏曰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於宋自六年以後黨於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而出於諸大夫之拔己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戎四年遇清春秋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國以自安也雖欲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於無駭翬帥師之時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邾而忘蔑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祊入許無所不至而有爲

氏之禍使隱公初立上請王命則長幼之義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屈己於諸侯妻權於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杜氏以為讓國之賢君吾未之見也○劉氏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潛謀弑君欲人不知故歸罪於寫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也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丹陽洪氏曰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謂周正為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

之時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慤為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為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賵仲子而冡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翬師書卒則

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㤥苦八反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為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為正秋則坎為正冬必矣今以冬

為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汪氏曰商與秦未嘗改丑亥為正月但以丑亥為歲首論者不以詞害意可也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歴千載以至于今卒不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前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言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唐書李德裕傳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則政何憂不理哉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

禮記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此國政之歸于一也茅堂胡氏曰典禮賞刑四者春秋之綱領其命自天其斷在人主其法出於朝庭百司遵守於內而不敢違牧守將帥奉承於外而不敢變此王正月之定于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繆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前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一切權譎自任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盟于眛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汪氏曰如紀侯

盟黄鄫子會盟于邾之類後七年為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歃血果何為也後十年為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微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為利爭不勝計也事見左傳隱公三年僖公二十八年三十年而莊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汪氏曰齊僖公於夷仲年不能以義斷恩卒有無知之禍宋景公於母弟辰公子地不能以恩掩義卒致入蕭之畔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賵撫鳳反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為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為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咺況阮反之不言如其不

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為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唐書李德裕傳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

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
能謟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故
尹氏來訃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
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
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日或不日著禮貌之差也
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為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
貴賤故使為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
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冊

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弒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季氏逐昭公殺務人即公為昭公太子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前漢書季布傳丁公為項羽將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斬之以徇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

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為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春秋大全卷三

春秋大全卷四

明 胡廣等 撰

桓公上

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

文姜在位十有八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 魯桓公十五年桓王崩子莊王立

鄭 魯桓公十一年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是年忽奔衛

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歸鄭秋鄭伯
突入于櫟桓十七年昭公弒立子亹桓十八年齊
殺亹鄭祭仲立子儀
齊　魯桓公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
宋　魯桓公二年殤公弒莊公馮立
晉　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桓
三年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七
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

號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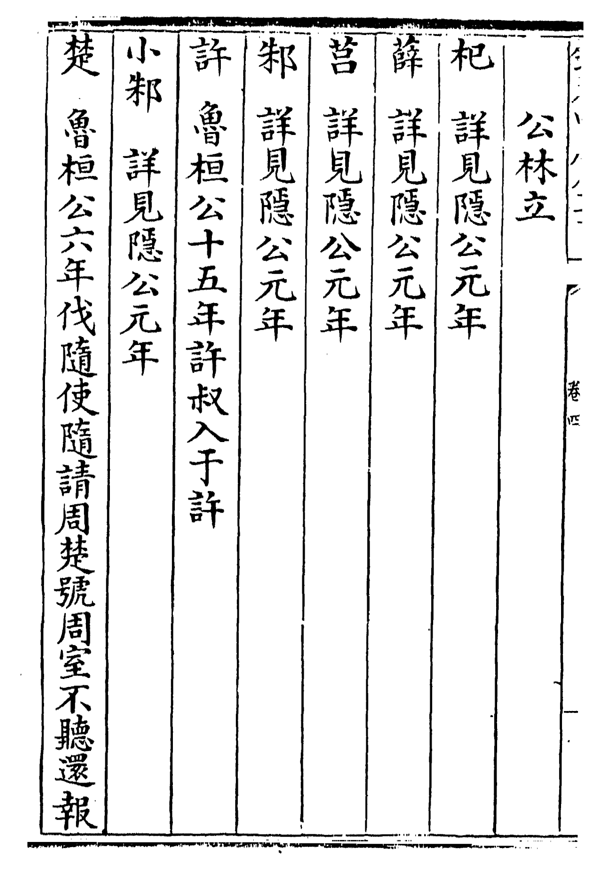
衛　魯桓公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桓十六年惠公奔齊公子黔牟立

蔡　魯桓公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

曹　魯桓公十年曹桓公卒莊公射姑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魯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佗殺太子象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桓十二年厲公卒莊


公林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

薛　詳見隱公元年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郳　詳見隱公元年

許　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小郳　詳見隱公元年

楚　魯桓公六年伐隨使隨請周楚號周室不聽還報

楚桓公八年熊通怒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詳見莊公四年傳注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庚午桓王九年　元年　齊僖二十年晉哀七年衛宣八年蔡桓四年鄭莊三十三年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四年杞武四十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

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扶又反稱元年可乎前漢書郊祀志文帝十六年趙人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來日詐令人持玉盃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詔更以十七年為元年汪氏曰按史記秦紀惠文君十四年更為元年索隱云魏惠王三十六年改稱一年則改元不自漢文始矣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汪氏曰孝武即位改元建元年號昉見於此劉氏攽曰封禪書稱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一二數推所謂後三年蓋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言之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追命故元封改元始有詔書汪氏曰元光因

長星見元狩因獲白麟元封因封禪太初因改歷天漢因祈雨各因事而改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平聲使記注繁蕪莫之勝平聲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

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程子曰桓公弒君而立無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宣與聞乎弒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桓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桓公與音豫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絶之也高氏曰隱公被弒經但書甍而賊不見主名嗣君實與其故而無以為別則後之觀者安知賊之為誰乎故著其篡立之罪特書其自即位者以不弒自居也高郵孫氏曰繼弒書即位是例之變也

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音嫡後同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

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弒而悉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絶桓也劉氏曰傳謂隱公攝是非其位而據之則桓之弒隱春秋不宜深絶之今以其深絶之知隱乃讓也非攝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内主之事矣啖氏曰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内事無再娶之文茅堂胡氏曰夫人亡則次妃攝治内事重男女之配也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歐陽氏曰

隱公之稱號無異於正君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

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詩狼跋小序周公攝政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書堯典小序讓于虞舜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去聲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趙氏曰妾母不得為夫人桓何

以得貴若然是禮可得而越分可得而踰也若母得以子貴即成風之賵葬不應有譏而公羊經外妄生此文遂令漢朝引以為證首亂大法良可惜哉曰此徇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也或問桓公非受命於惠公乎家氏曰否惠公暮年溺於私愛或有立桓之意而未見於事故惠卒而隱遂立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之者隱也非惠公嘗有治命也穀梁謂既勝其邪心以與隱者事之實也隱欲讓桓所謂成父之惡也使惠公確有立桓之志則隱將有蒲屈之難國可得乎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心而成之

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

前漢書哀帝紀詔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尊定陶傅太后及丁姬並為帝太后後漢書光武紀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越二年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廢太子彊為東海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

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絶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張氏曰桓公弑君而立在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罪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弑君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其書法大率異於羣公此聖人脩理王綱敦正民彝之大指也家氏曰桓以臣弑君以弟簒兄罪大惡極而魯之

先君也夫子修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為事而為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著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誅魯也亦責王也或者以不書王為簡編之脱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廬陵李氏曰即位例已見隱元年獨陳氏曰古者君薨既殯嗣子即位於柩前雖踰年恒稱子必類見然後列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既踰年而即位改元覲天子非周制也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命是不特類見之禮廢雖請命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區區所以感諷諸侯之意亦不復講矣雖與諸傳説不合然亦有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杜氏曰垂衛地高氏曰鄭伯知公之簒逆不自安特為好會將以求賂焉度魯急於

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鄭莊與隱公同盟和好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邀求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廬陵李氏曰魯與鄭特相會盟者惟桓公之編有四會垂盟越盟武父會曹是也鄭莊之結魯桓與魯桓之交鄭突皆黨篡弒之賊爾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

邑穀梁傳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程子曰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弒立故為會以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蘇氏曰許田所以易祊以祊為未足而益之以璧耳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

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去聲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去聲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音茂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何氏曰使若暫假借之辭杜氏曰隱其實不言易祊稱璧假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又

以見_{現音}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資中黄氏曰歸祊後復書我入祊重取地假許後不書以許歸鄭重失地爲内諱也陳氏曰取許田則曷爲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詞也公羊氏曰爲恭也春秋之初諸侯爲惡必有詞以自文夫子傷周之弊曰利而巧文而不慚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張氏曰公簒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亦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桓公會于垂簒弑之人人人所同惡而鄭莊首與爲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罪鄭伯也桓公受璧以棄朝宿之邑故諱易言假内以諱爲貶葢大惡然後諱也家氏曰書鄭伯以璧假田著鄭莊乘魯有惡要許田然後與之盟也劉氏曰公羊謂繫之許

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許邑非春秋故繫之許也且地邑各自有名據實而書豈敢擅易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弒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王氏箋義曰上書會所以惡鄭此書及所以惡魯張氏曰

交賂之以見其惡高氏曰會垂之時固欲結鄭援以自安以垂會未可保其必信也故又盟越而位乃定焉鄭既得許田始與公為此盟也**夫弒逆之人凡民罔不憝**汪氏曰康誥凡民自得罪殺越人于貨罔不憝今按書本謂殺人而取貨財者凡民無不怨惡況弒逆之賊覆載所不容安得不人人惡之哉**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汪氏曰孟子本謂不待教戒而誅戮之此借引之謂不必待上之人教命而可即誅之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將率天下而為無父無君之歸聖人所為**去聲**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音現**矣**汪氏曰垂越皆衛地其地於衛為近於魯為遠譏桓公篡立遠會鄭

莊以求王朝卿士之援也家氏曰衛州吁之弑其君魯隱宋殤為之出師會伐鄭以定其位今魯隱見弑於其弟鄭莊逼弑賊取其田而與之盟宋殤見弑於其臣魯桓率三國受弑賊之賂而成其亂出爾反爾後先一轍又其後魯桓斃於齊襄其子事讎終身不敢報鄭莊雖僅克自全而嗣子忽終殞於賊臣之手因大亂幾亡黨賊為利者亦知所懲矣

秋大水

書水災之始左傳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程子曰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高郵孫氏曰大水者非常之辭水

非常而為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舍為災則書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音戾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汪氏曰大禹謨作儆予今按警戒也非堯舜致水而曰儆予者見聖人憂民之切不敢以為非己之責而自覺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已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孟子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集注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堯時尚未盡平也若曰洪水者積陰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書堯典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禹貢作十有

三載史記禹治水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山谷之所洩歟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于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名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宋鑑神宗熈寧六年上以久旱憂見容色王安石曰水旱常事堯湯所不免汪氏曰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氾濫為害蓋歷時而未平也經書內大水者八後此十三年書夏此年莊七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年十年皆書秋莊十一年宋大水亦書秋惟莊二十四年紀於八月姜氏入之後襄二十四年紀於七月日食之後書月者未至歷時之久然非非常為災則不志也孫氏曰水不潤下也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彛倫叙則

休懲應之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攸斁則咎徵應之春秋之世多災異聖王不作故也然自隱迄哀悉書之不可勝書惟內災則詳而錄之外災或志或不志則天下之災異從可見矣

冬十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附錄左傳冬鄭伯拜盟○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辛未桓王十年二年齊僖二十一晉哀八衛宣九蔡桓五鄭莊三十四曹桓四十七陳桓三十五杞武四十一宋殤十弑秦寧六楚武三十一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弒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説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為諸侯之卒天子所隠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茅堂胡氏曰桓無王而元年書王所以治桓弒隠公而自立也桓無王而二年書王所以治桓會于稷以成宋亂也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天王之不王

故桓亦不之王也十年復書王者天道人事十年一變而篡弑之惡則不可滌故復書王者所以治桓罪垂世法也十八年桓已死矣復書王者明弑君之罪雖其身已没而王法不得赦也家氏曰春秋初年聖人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故元年書王所以正魯桓之罪二年書王以魯賊未討而宋亂又作于稷之會特書成宋亂篡弑之賊與預會之諸侯咸在所討或曰周自東遷已不能號名方國今春秋以討賊責之其如諸侯之不稟命者何曰五年桓王伐鄭以師從者猶有蔡衛陳使是時桓王能以誅討二篡號名天下名正言順諸侯大國必皆來會允馮督翬可坐而剪也惟其無志於此王綱日壞兇彙日繁曲沃以支宗篡晉陳佗以庶孽干嫡鄭突挾强臣之援而逼逐其君兄衛朔挾五國之助而拒違王命無知弑襄渠彌弑䏎傅瑕弑子儀宋萬弑捷文姜弑桓慶父弑般及閔綱常掃地君父兄岌岌乎不能以自保春秋所

為作為是故爾○孫氏曰穀梁以二年書王為正與夷之卒則莊閔僖文宣襄定哀之二年書王正何人之卒也汪氏曰許止楚比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之弒皆不書王以正其罪豈以督之弒在正月不可書曰春正月宋督弒其君而其他弒逆不在春正月者不拘書王之例歟

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

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程子曰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按左氏宋殤舒羊反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乃旦反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 趙氏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之美其能死節也陳氏曰

牧息書及以尊及卑也督先殺孔父而後弒君斯及則并也左氏得之不失其官而書
大夫李氏曰與夷是督之君言弒其君可也孔父非督之大夫而曰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為文也
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敞字原父號公是先生清江人宋治平為侍讀著春秋傳一十五卷權衡十七卷意林二卷以謂既
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
大節也孫氏曰孔父字者天子命大夫也如蔡仲單伯女叔之類齊氏曰人名不當獨稱曰父若考父林父行父是也公穀以父為字近之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
不可得而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張氏曰穆公舍

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宋鄭屢相侵伐華督益馮之黨也將弒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攻孔父殤公怒則弒之遂召馮而立書與夷之弒而後及孔父明孔父之死為君故

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

前漢書汲黯傳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弘等如發蒙耳後漢書孔融傳融見操雄詐漸著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之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郗慮承操風旨

令路粹枉奏融不軌書奏棄市范曄論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為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茅堂胡氏曰聖人取三大夫葢君已弑力不能討至此止有死耳常人之情於此轉易者多故聖人取其死節也如宋萬弑閔公殺太宰督督嘗弑君矣雖有大節不可贖也襄仲弑子赤惠伯被殺亦不書者非君命可以無死故也晏子曰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者齊莊不為社稷死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陳氏曰死節人臣之極致也春秋貴死節雖衛

甯喜殺太子角楚比殺太子祿皆不書必大臣也然後書大臣誼與其君存亡者也雖大臣也苟不能與其君存亡則亦不書是故晉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而後弒君不言及死即人臣之極至春秋重以與人也永嘉呂氏曰孔父乃穆公所屬殤公者也荀息乃獻公之屬其子者也孔父荀息存則殤公卓子與之俱存孔父荀息亡則殤公卓子與之俱亡殤公卓子已弒而孔父荀息尚存則督克不得而全矣仇牧雖非屬受於先君然聞君弒趨而至遇于門手劍而叱之是仇牧生而存則萬不可以生仇牧死然後萬得以奔陳耳非能與君存亡何以如此汪氏曰或謂孔父大夫不當蒙弒文夫荀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遂殺其大夫孔父則不見孔父為君而死而大臣扞君之節不著矣故特書及以褒其死君難此聖筆之精意也朱子綱目書宋太子卲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等蓋竊取春秋之義也不然袁淑乃宋卲東

宮小臣又何以不言殺乎○啖氏曰左氏云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遂弑殤公按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貌益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為女色之色遂妄為此說耳趙氏曰穀梁云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按孔父之事自是史冊載之非殤公自書也何關君不忍乎又曰益為祖諱按春秋魯史非孔子家傳安得諱乎

滕子來朝

程子曰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自見矣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

乎朱子曰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家氏曰王綱已頽陟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也汪氏曰蜀之盟齊在鄭下范氏亦謂時王所黜然齊鄭之爵未有所改烏見其時王黜之乎又有言其在喪者趙氏曰滕侯爵自齊桓霸後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位此時未有霸者故知在喪也朱子曰前不見滕侯卒乃不通之論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為惡而篡弒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

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去禽獸幾希而春秋之所深惡去聲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外國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貶之也禮記曲禮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高氏曰滕侯始與隱公同好今隱爲桓所弑又率先朝之此不仁不義之甚故春秋惡而貶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劉氏曰仲尼作春秋雖以文褒貶猶不擅進退諸侯益不以匹夫侵天子之事豈若是專之以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

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茅堂胡氏曰滕本侯爵降而稱子者首朝桓公黜之也然則居周之世食周之祿擅易其爵豈所謂非天子不議禮者乎曰春秋周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暴行去聲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充之反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史記本紀蚩尤為暴黃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左傳文十八年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家語王言解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書蔡仲之命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

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春秋於諸侯之爵不輕貶絶惟有僭稱王號崇奬逆賊瀆亂三綱之罪者則黜之故吴楚僭稱王杞莒廢禮則黜號降爵而尤於亂臣賊子嚴其黨惡之法此滕之始朝桓公所以特黜而從後日之稱子也。沙隨程氏曰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禮見則所供者少滕國土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

故鄭子產嘗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即其事也孫氏曰杞公爵也滕薛皆侯也入春秋杞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皆降也滕或稱侯或稱子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正也稱伯降也此蓋聖王不作朝會不常彼三國者力既不足禮多不備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子而會孔子從而祿之以見其亂也滕子朝弒逆之人其罪可知延平李氏曰滕子來朝考之春秋天子凡所書諸侯來朝皆不與其朝也胡文定謂春秋之時諸侯之朝皆無有合於先王之時世朝之禮者故書皆譏之也滕本稱侯桓二年來朝稱子者以附亂賊之黨貶於諸家之說義為精然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春秋與人改過遷善又善善長惡惡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竊以謂從胡氏之說於理為長觀夫子所書討亂之法甚嚴滕不以桓

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合黨締交此常亂也既已貶矣後世子孫碌碌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壤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國宋之盟左傳有宋人請滕欲以為私屬則不自强而碌碌於時者久矣自貶之後夫子再書各沿一義而發遽又以侯稱之無乃紛紛然殽亂春秋之旨不明而失其指乎蓋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無所因是私意也豈聖人之心哉若如此看似於後世之疑不礙道理為通朱子曰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滕國亦小初書侯已而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弑君之賊不合朝之故貶稱子然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耶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有可以辦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辦之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亦何足

怪若謂聖人貶之則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陵弱尊大抑小不公之甚程沙隨說春秋見得此意卻頗有理汪氏曰滕杞薛之君或卒而不赴或赴而不名不葬則其國之削弱而自貶損或有是理戰國之時衛初貶號曰侯又貶號曰君即降爵之例廬陵李氏曰滕稱子張氏之説亦善發明胡氏者然然春秋善善長惡惡短先王罰弗及嗣安有一人之罪而世世子孫受貶黜乎趙子以滕子此朝為在喪而後日齊桓伯後方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此亦為有見者而在喪之説鑿矣故沙隨程可久以為春秋時大國強暴每責賦於小國小國不堪多自降爵以從殺禮引子產爭承以為證蓋亦用趙子意朱子極取之然考之於經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初稱侯自桓二年始書子薛初稱侯至莊三十一年始書伯以為自降可也杞初稱侯至莊二十七年

始稱伯而僖二十三年卒稱子文十二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又稱子其升降不一者比前說又不通矣且二邾皆自附庸升而為子傳者以為數從齊桓為之請于天子命為諸侯由是觀之則又似時王黜陟之說亦可行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公羊傳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賤也穀梁傳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

而君子無遺焉爾程子曰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人惡也杜氏曰稷宋地

按左氏為賂故立華氏也杜氏曰督戴公孫未死而賜族 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紀具反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丁亂反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壊音怪其室洿音烏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禮記檀弓疏臣之弑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弑君之人無得縱赦之子之弑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弑父之人無得縱赦之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憝徒對反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

立華氏使相去聲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徐氏曰宋雖已亂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趙氏曰言宋之惡逆自此成以病内也安定胡氏曰成就也讀如三年有成之成夫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爾孫氏曰弒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桓弒隱亦懼諸侯討已故翻然與督比周同惡相濟以成其亂陳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其曰成宋亂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莊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為之也春秋

之褒貶至於變文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書之復書之終春秋僅一再見焉以變文為猶未也而直言其所為舍此無復見者矣雖然有孔父焉則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張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盖事關世變特書以著之也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今有華督弑君之亂若四國之君有奉天討誅亂臣之舉則宋亂不得成矣魯桓弑隱方以類合三國黨惡謀以賄行相與定馮正督然後其亂始成遂使反易天常者得以肆其志於天下此聖人所深懼而春秋所為作也家氏曰魯桓負弑君之大惡王誅不加乃復因宋之有亂同惡相濟以為此會故魯桓之罪視三國為重夫宋之亂已成而春秋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者盖督雖弑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今三國為此會將以謀宋而徼利而馮之位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故成宋亂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之成此亂者魯也

春秋列會未有言其

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去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永嘉呂氏曰不書以成宋亂則稷之會疑於謀討督不書宋災故則澶淵之會疑於謀討蔡直書其所為而後是非善惡之實著矣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

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啟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弒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朱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或問盟會或言其事者其義云何茅堂胡氏曰會未有指言其所事會而指言其事特書之也成宋亂宋災故是也盟未見指言其所事盟而指言其事特書之也釋宋公是也皆春秋大義宜深思之侵伐則多不言其所事者汪氏曰于稷澶淵之會縱臣子之弒君父薄之盟縱荆蠻之凌中國皆關於君臣中外之大變故特言其事以貶在會之諸侯及大夫也杜氏云成平也然齊桓會于北杏以平宋亂而

經不書則此非平亂明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會言其事者惟此與澶淵盟言其所為者惟盟薄繹宋公皆特筆也君臣中外之大變也又曰謝氏云去其亂之謂平遂其事之謂成○趙氏曰公羊云内大惡諱其目言之何遠也按逆祀僖公昭公出遜皆書之若以年遠不諱則桓公為齊所殺何不明書乎可諱則諱可識則識不以遠近為異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傳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遊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

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娟無時焉可也戊申納于大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穀梁傳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程子曰四國既成宋亂

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之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 陳氏曰宋以郜鼎賂公其書取何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故郜鼎賂魯濟西田賂齊書取而已矣高氏曰不曰宋人來歸而曰取于宋專罪公也

納者不受而強上聲致之謂 汪氏曰不謂之獻而曰納謂不當納君先祖之弗受也

弒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置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亂臣逆賊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于僞反此懼而

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蜀杜氏曰

桓以弒逆而受弒逆之賂不可也况受而納之廟乎桓公以為無周公則可若以為有周公而納之則庸暗之不若爾家氏曰前書成宋亂兼責四國也此書取郜鼎納于大廟專責魯也魯取鼎于宋而春秋目之曰郜鼎言宋始以不義取之故正其名而係其器於郜今魯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所從來而係之於宋魯桓身弒其君大惡未討乃成人之亂取賂而退復陳其賂於大廟大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宅周公典章法制於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為乎至哉聖人秉筆誅姦曰成宋亂曰取郜鼎曰納于大廟所以明刑書示後世皆特筆也廬陵李氏曰春秋致賂例宋以郜鼎賂公而書取在魯魯以濟西賄齊而書

取在齊蔽罪於魯齊也齊致衛寶而書來歸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魯也劉氏曰宋鼎書郜齊俘書衛彭城書宋取非所有據非所安雖歷百世猶存其故名汪氏曰胤之舞衣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先王以之傳世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諸侯所受於先王此之謂重器所以昭先祖之德而藏之大廟者也宋之郜鼎蓋若甲父之鼎莒之方鼎吳壽夢之鼎之類耳況乃亂賊之賂而何以納于大廟為哉蓋不待再貶而惡已見矣又按公穀皆云周公稱大廟而左傳既稱周公之廟又稱周廟謂之宗廟杜預以為文王廟夫王制諸侯之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鄭氏云太祖始封之君如齊之太公衛之康叔是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奉周公故周公為魯之始祖而祀之於大廟伯禽為始封之君而祀之於世室也太者大而無上之名豈以大廟之上又有文王廟乎春秋四書大廟未嘗書宗廟也郊特

牲云諸侯不得祖天子豈以文王之廟而可立之於魯乎禮稱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葢由魯有禘禮祭文王為所自出之帝故遂謂魯有文王廟若魯頌稱姜嫄而說禮者亦云魯有姜嫄廟耳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榖作紀侯左傳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穀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計數曰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

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于僞反桓立而朝之也臨川吳氏曰齊謀并紀而鄭助之紀國小弱爲齊鄭所謀度不能自有以魯與齊鄭睦故來朝魯將求庇焉○劉氏曰左傳云杞侯不敬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竊謂春秋雖亂世兵革之事亦慎用之來朝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也左傳誤紀爲杞遂生不敬之說穀梁謂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非也六年冬紀侯來朝桓惡不差減而紀侯過而不改其責宜深深則宜日反書時何哉汪氏曰成七年曹伯朝六年十八年定十五年邾子朝皆書月不可以書月爲貶或以紀侯不貶從滕子之同同然穀鄧邾年葛不從同同之例益聖人閔紀之小弱傷其無所赴愬而求援於姻國故原情

以恕其罪也何休范甯以紀為進爵則未知隱三年紀子之為闕文耳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公羊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音預）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去聲）南征矣（汪氏曰詩采芑宣王南征也蠢爾蠻荆大邦為讎顯允方叔蠻荆來威今按商頌稱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楚在殷武丁時已負險以叛而致中國之討矣然史記謂楚自熊繹事周文王始受子男之封豈武丁用兵深入其國盡平其地至周而復封之歟）及周東遷僭號稱

王汪氏曰史周夷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遂立為王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厲王暴虐畏其伐復去王號至熊通伐隨令請王室尊為王王室不聽乃怒自立為武王令按此言東遷始僭號指武王而言也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益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張氏曰小國間於大國而自立之道孟子告滕文公之三章詳矣徒懼而不能自強於為善所以不振也不知本此事醜類也德齊莫能相尚則

以地之大小力之强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列國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禦外侮之道矣家氏曰鄭侯者熊貲之舅而首

滅之曩尚有人心乎是會也春秋著荆楚憑陵之始故書汪氏曰于鄧乃外諸侯相會之始而實楚患之萌蘖北杏乃外諸侯列會之始而實霸者之濫觴其關於天下之故不小矣王國同會以懼楚鄧首彼滅蔡則通於侵凌桓文而後服屬於楚同於鄀邑熊處滅之熊麇封之僅存一綫之者至春秋之終遂不得已而遷州來以求庇於吳鄭則數遭侵伐疲於奔命曾無寧日滎陽成皐之地殆為爭戰之墟幾不能國肉袒請命顧為囚俘觀諸後日之變則會鄧之舉豈非中國夷陵之端乎○廬陵李氏曰楚自熊繹始受

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執庇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朐是為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為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春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鄖敗鄧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鄖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楚已大於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文王熊貲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於是楚勢益張他日爭霸之權輿始此○劉氏曰公羊云離不言會而言會者蓋鄧與會也非也二國相會不可言蔡侯鄭伯及於鄧且實行會禮非會而何據齊侯鄭伯如紀為比例復自妄說爾

九月入杞

左傳討不敬也穀梁傳我入之也杜氏曰不稱主師微者也程子曰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陳氏曰内桓言大夫帥師但曰入杞何唯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桓師非君將則曷為皆不言大夫桓以大夫弑隱而後立故桓師非君將則其大夫專也高氏曰桓弑君莫入莫伐乃反入杞伐邾是使天下共蒙其恥也汪氏曰或以為蔡鄭入杞然滅偪陽滅賴皆稱遂此不稱遂則入者魯也左傳謂討其來朝之不敬葢因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而傳會其說耳

公及戎盟于唐

左傳脩舊好也臨川吳氏曰隱公因戎之請盟至再而後與盟今戎不請盟而桓及之盟葢與及鄭盟越之意同以已之負大惡而結好以自固無間於内外也

冬公至自唐

此書至之始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穀梁傳桓無會而其至何也遠之也程子曰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禮記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請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茅堂胡氏曰公如不書至者常事也書至者或危或久或為不義或策勲而書或誌

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汪氏曰莊五年冬會伐衛六年秋公至僖四年正月會侵蔡八月公至六年夏會伐鄭冬公至十五年三月會牡丘九月公至十六年十二月會淮十七年九月公至二十八年五月會踐土二十九年春公至成十年七月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十三年三月如京師七月公至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二十九年五月公至昭五年春如晉七月公至七年三月如楚九月公至十五年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定四年二月會召陵七月公至或録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汪氏曰宣公會黑壤成公會沙隨昭公會平丘皆見責於晉僖公會伐鄭遂圍許會侵蔡遂伐楚成襄之會伐鄭伐秦伐齊定之會侵楚哀之會吳伐齊皆大戰伐之事無不可危定之圍成雖曰以君伐臣而强亦未可遽服觀之昭定伐季氏其危可知若宣之朝齊以簒弑求援惟恐獲戾襄之朝楚幾不

得反莫非可危者矣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汪氏曰桓公納鄭突莊公納衛朔皆書至代襄公釋崔杼不討而書重丘書至會桓公弒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范氏曰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何氏曰凡至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張氏曰春秋主魯何乃欲戎之討魯君乎盖聖人初未嘗以主魯而廢拯救三綱之心也程子之傳精矣家氏曰陳夏徵舒蔡般之弒其君中國無能討之者荆楚則討之今魯桓弒君天王微弱中國諸侯皆預於亂無有能討賊者矣桓會戎于唐戎若

有人猶將討之今而得歸倖也故特為之至吳氏曰凡公行總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左傳謂告廟則書於策天子隨其所至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或志前事或志後事擇其重者志之也又有不致本事者本事非功也孫氏曰春秋亂世諸侯出入無度至者危之也陳氏曰凡至危之也隱行不至桓至盟戎而已莊之適齊皆至之桓文有諸侯之事苟不得意則書至如牡丘于淮圍許迄于斷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瑣澤襄之鄬之戲之役僅不至焉爾昭定之世無不至者哀或不至至會吳伐齊至黄池之會皆危之也是故夫人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如叔孫婼臨川吳氏曰歸而告廟常事爾春秋何為書之穀梁傳曰書至危之也似得經意糾合諸侯自齊桓始幽檉首止甯母洮葵丘鹹人大會魯君皆與並不書至穀梁謂桓會不至安之也得經

意矣來年牡丘淮二會書至范甯注曰桓會不至齊桓德衰故危而至之得傳意矣淮之會僖公為齊所止聲姜出會始得釋則知書至危之也伐楚伐鄭二役書至者兵凶戰危不比衣裳之會故至也齊桓既殁僖公朝齊非所宜朝故至也由是推之桓莊文宣成襄昭定哀之行其書至大率危之也危之若何或事之難或動之非或地之遠或時之久皆是危道幸其禮成事畢而得至故書也穀梁於襄公朝楚之傳曰至自楚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也魯夫人惟文九年出姜如齊歸寧為得禮故特書其至其於夫人之行皆非美事故不書至然則出姜之至亦危之乎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得還至國為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為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不足道又奚恤其危哉為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為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非美事矣汪氏曰湯誥稱王歸自克夏至于亳武成稱王

來自商至于豐則君行書至舊矣然告廟而書至者常禮也不告廟而書至者春秋之變也昭公失國居于鄆書至者五豈以播越在外復能遣其臣告于祖禰乎此聖人之微意雖曰危之亦以著臣子不忘君之義也或曰春秋美蕭魚之會而定公會夾谷孔子相齊人章章來歸侵疆其書至豈亦危之乎竊謂晉悼九合諸侯三駕伐鄭非惟諸侯罷於奔命而悼公之勤勞亦甚矣其書至者蓋危中國之戰爭而幸其休息爾若夫夾谷則齊人懐詐譎之謀將有萊兵之刼使不得吾聖人秉禮義以却之魯其危哉○廬陵李氏曰至例唉氏陳氏二家説皆有得處但陳氏以桓文不得意書至則名陵盟楚豈不得意唉子以本事非功故不致本事則同心圍齊何得非功亦有不通者故獨胡氏説為長而胡氏於致前事致後事之說又畧焉則又當參以公穀也又曰春秋書公至自地六唐穀乾侯瓦夾谷黄是也

附録　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壬申　桓王十一年　**三年**　齊僖二十一　晉哀九　衛宣十　蔡桓六　鄭莊三十五　曹桓四十八　陳桓三十六　杞

武四十二宋莊公馮元年秦寧七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

程子曰桓公弒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弒其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何氏曰無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一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歷者劉氏曰杜注不書王者時王不頒歷非也十七年十月朔日食傳云不書日官失之也謂日官推歷不得其正非謂不班歷也何為其年亦不書王乎若謂官失之即不班歷矣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食亦不書朔亦當不

書王而反書王是知不書王者不爲歷也資中黄氏曰班歷則告朔今無王之年有朔日又有正月則非王不班歷也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如字之亂豈暇班歷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歷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内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汪氏曰闕文則不成文義如紀子伯甲戌己丑夏五郭公之類若桓不書王四年七年無秋冬皆聖人削之也通諸二百四十二年惟桓公之簡十四年不書王又豈紀録者他無脱漏而獨脱王字乎皆當從程子爲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音現受命于天子之時也高氏曰桓無王者桓

篡其兄外託於繼世而立是以免諸侯之討至其喪終宜以士禮見天子而受命又不能爾尚當因使者而請命以臨其民今桓公一不受命遂終其身則享國雖久從釁雖衆盜賊之未誅耳王氏曰諸侯除喪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之爵命而歸治其國桓公服除猶不朝主請命則無王之迹彰矣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賊弒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注正之者執而治其罪殘殺也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音現桓公無王趙氏曰王者人倫之所繫桓無王惡桓之滅人倫也故去

其王字以見其罪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家氏曰或云周衰天王失政不王不自桓王始矣以是責王無乃非所可責乎曰王室微弱不能誅討亂賊春秋望之而未責也元年二年猶書王望之也今喪事既終逆桓未能入見天子而明年宰糾御命下聘自是再三聘當誅而奬王綱盡壞天下不復知有王矣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張氏曰春秋書王所以統諸侯正天下也桓公弒君自立故三年以後不書王若正朔不自王出也汪氏曰或云宣亦篡立而不誅其無王何哉竊故經之所書於桓弒再削秋冬王之冢宰來聘則書名諸侯來朝必加貶而宣世書法全異豈以春秋初年猶以討賊之事望之天

子方伯諸侯及中葉而弑逆者相踵討賊者無復可望故變例而從同同歟程子曰春秋時前已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別謂此類爾○廬陵李氏曰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趙氏以為後人誤加其說已非而注穀梁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遂附會以為十年書王正終生之卒是又不知正弑逆之義矣注公羊者於十年十八年書王得之而元年書王以為桓公此時未敢無王至三年始著其無王之罪是又穿鑿之甚也故胡氏獨取程子又曰范氏例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為不書正月不得書王

也宣亦篡位而不去者罪之輕重異也

附録 左傳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會于嬴成昏于齊也杜氏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家氏曰桓以簒弑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於齊以為此會夫婚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重大昏之始今魯桓親為此會以締好於强齊匪媒而昏合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為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是故春秋於嬴之會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求逭弑君之討而終殞於齊天也非人所能為也其後莊公躬納幣於齊以威飾而尸女慾為淫行無復羞惡造端實始此父之行子之效以致敗倫亂國歷數傳而未已可不謹哉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傳不盟也○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柰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程子曰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杜氏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何氏曰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善其不盟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范氏曰申約言以相達不歃血而誓盟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汪氏曰有虞之時已有征苗之誓至周而有司盟之官幽王時大夫作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則盟詛之瀆不待春秋而後見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

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汪氏曰當時已有是名但夫子作經特筆書之書之所以取之也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論語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集注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詩兎爰小序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焉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荀子大畧篇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茅堂胡氏曰信者國家之大寶胥命不盟一節可取劉氏曰古者方伯州牧命於天子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以事相命也○高氏曰胥命者相推為牧伯也諸侯之變始於齊衛胥命而終於吳晉爭盟自爭盟觀胥命所謂彼善於

此也故春秋善晉命問晉命齊衛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亦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為伯故彼此相命以成其僭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戰國諸侯齊魏會于濁澤以相王其後秦人致帝于齊約共稱帝此其明證也朱子曰說亦有理汪氏曰朱子意與程子傳稍異姑兩存之竊玫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同謀納王不可云胥命以伯況齊衛胥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僅能一戰於郎一盟惡曹皆以鄭忽之故則非相推為伯矣葢胥命者相結以言而不盟而相結之善惡則存乎其事耳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作紀郕公作郕左傳杞求成也程子曰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高氏曰紀侯

懼齊欲親魯鄉亦然張氏曰紀與魯親而求援於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來朝與之會也○汪氏曰程子云杞稱侯皆當為紀左傳云杞求成豈因入杞而傳會其說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程子曰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

穀梁曰既盡也杜氏曰厯家云日月交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也范氏曰盡而復生謂之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凡二十六此年莊二十五文十五成十六十七襄十四二十二十一再二十三二十四再二十七昭七十五十七二十一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定五十二十五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桓十七朔之明日也言

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凡七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十十七襄十五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凡二莊十八僖十五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前漢書賈誼傳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昌慮反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范氏曰王制天子玄冕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家氏曰陰盛于陽太陽為之失光晝晦為異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汪氏曰日食三十六食既者三此年而後荆楚僭王鄭敗王師射王中肩宣八年而後楚

莊圍宋析骸易子伐鄭鄭伯肉袒晉大敗于邲屈服荆楚襄二十四年而後齊崔杼衛甯喜弑君吳楚橫行變既大則其應亦必僭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程子曰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

娶妻必親迎去聲下同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

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音須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啖氏曰以公子尤不可也薛氏曰逆女而使同姓之卿非所以厚別也是不重大婚之禮失其節矣故書王氏曰書公子翬逆女而公不親迎與寵任賊臣之罪皆著矣陳氏曰翬何以得稱公子如他大夫翬弒隱而相桓臣子無討焉則故書翬如他大夫也桓立而相翬是德翬也德翬則是桓弒隱桓罪著矣家氏曰翬者桓所與共為篡弒之人為桓謀所以定其位者乞婚於齊今而逆女豈無他人而使翬逆焉使之重自結也春秋於隱世去翬族以正其弒君之罪於桓世復稱公子明其與桓共為逆也若曰翬者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也所謂不誅之誅也汪氏曰翬為桓弒隱復為桓逆女以結齊好遂為宣弒赤復

為宣納賂逆婦以結齊援皆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劉氏曰春秋非修先君之好而稱公子者多矣左氏之說非也廬陵李氏曰逆女例諸侯親迎常事不書魯之逆者五惟莊逆哀姜以仇女為譏其餘若翬逆文姜公子遂逆穆姜叔孫僑如逆齊姜皆卿為君逆也出姜不書逆者蓋公也譏禮成於齊故不斥公也春秋以非常書之左氏以卿逆為合禮誤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左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於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

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復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境非禮也杜氏曰讙魯地

公會齊侯于讙

穀梁傳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矣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傳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可謂已重乎程子曰告于廟也

古者昏禮必親迎去聲則授受明

禮記昏義昏禮親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

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葢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列女傳齊孝公夫人孟姬華氏長女也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之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父戒之東階之上諸母戒之兩階之間姑姊妹戒之門内可謂能行禮矣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蜀杜氏曰魯逆失之輕而齊送之失之過其貶固鈞者也翬不奪公子齊侯稱爵斥言其人以見不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薛氏曰齊侯送女于外公以會禮接之非親迎且兩失之也夫婦大倫也不正之於其始桓之夫婦是不為夫婦矣張氏曰齊僖愛其女

之過至於越境而送之逐使魯桓之出不爲親迎而爲齊侯在讙特往會之僖之送桓之會皆非也春秋謹而書之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也家氏曰或謂公會齊侯于讙不曰古親迎之遺意乎曰翬之往逆公固無親迎之意及問齊侯親送姜氏乃遷往會于讙則公之出爲齊侯而出非爲親迎而出於禮則似是而用禮之意則非也蜀杜氏曰再言齊者所以甚之也

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

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也受之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于讙也故書至自齊以正其義薛氏曰書至不與公俱至也桓公夫婦之道終始乎不正也

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

七賜反

兆矣

詩齊風敝笱小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

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

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臨川吳氏曰昏禮之大節有三納幣一也親迎二也夫人至三也得三則皆不書魯桓會嬴書譏不由媒介而自求昏于齊也逆女書譏不親迎而使公子翬也送姜氏書譏齊侯親送也會讙書譏不親迎而親會齊侯也夫人至不書翬以譏魯桓初使翬逆而中自受姜氏于讙也汪氏曰文定此年傳謂娶夫人國之大事莊二十四年傳謂婚姻常事不書葢婚姻合禮而不志者書法之常也故僖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皆不書也桓公之娶文姜不合於禮故以為大事而悉志之者所以垂戒而書法之變也昭公之娶同姓則又以國惡而隱之也聖人作經如化工生物洪纖高下因物賦形安可執一而論之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程子曰稱弟義見隱七年杜氏曰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臨川吳氏曰齊僖親送女至魯竟歸未幾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高氏曰隱七年弟年嘗聘今桓篡隱而結昏復使來聘齊侯於魯視篡弑易君恬不為意如市道之交驩爾

有年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也程子曰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謬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

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閒故大有年則書之楊士勛曰凡書有年於冬夏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音現于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詩魯頌駉小序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農務重穀穀梁傳僖三年閔雨者有志乎民也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番陽萬氏曰諸公之不書有年不勝其書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書有年大有年各一而已桓宣大惡何道而有年乎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

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高氏曰凡人力之所不能及者必推之天以天理之有常不若人事之錯亂也今反常理故書其異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張氏曰桓公行惡其所感名如元年大水五年旱雩螽八年十月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無水御廩災等事十八年間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為異特書于策著桓公之罪憫魯國之民也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脩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

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賈逵曰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薛氏曰災異之書正也有年之書幸也政之足以得災而天與之年亦變也茅堂胡氏曰孫明復云桓十八年惟此一年有收以著桓民之多凶殣也伊川曰記異也異反同者也大常為同小變為異每歲凶殣此有年則為異矣○汪氏曰公羊云以喜書故說者以為慶祥苟以為慶祥則不獨書于桓宣矣廬陵李氏曰有年大有年三傳皆以為祥而趙子亦列於慶瑞門與獲麟同列其說曰符祥者天地所以答人是以志之凡豐年皆告于宗廟勤民而敬先也其不書者不告廟也此說亦未達春秋不書祥

瑞之

意

附録左傳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癸丑桓王十二年

四年

齊僖二十三晉小子侯元年衛宣十一蔡桓七鄭莊三十六曹桓四十九陳桓三十七杞武四十三宋莊二秦寧八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

此蒐狩之始左傳書時禮也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程子曰公出動衆皆常書

于郎遠也杜氏曰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内之狩也故書地

何以書譏遠也何氏曰諸侯田狩不過郊張氏曰狩用夏時仲冬周正月乃其時也然國之蒐狩自有常處皆擇山林翳密之地因田獵而從禽魯之大野乃常狩之地故西狩不書地觀此則譏遠之説信然矣永嘉呂氏曰此狩于郎與觀魚于棠之類皆譏遠地也

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高郵孫氏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田焉田者用民以訓軍旅者也取物以祭宗廟者也然而用民不以制則民傷乎農取物不以禮則物害乎性四時之田不傷農不害物以示天下之孝與武也

故中春教振旅

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禮大司馬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大閱簡軍實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獮殺也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啖氏曰蒐狩常事不害非時及越禮則書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高氏曰桓始昏

于齊而有年奉之凡侈心生於中則逸德見於外郎魯疆場也遠狩于疆場危之也公有大獄之惡人得而討之魯不是念而遠狩於是知其安於獄逆怙不悛懼也先王之田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春秋之時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非因田狩以講兵又或非其地或非其時此聖人不得不詳著以垂戒焉汪氏曰人君恤民宜無所不至故田狩雖不違時而不於常所亦春秋所譏葢田狩固有常制而淫於遊田乃聖人之所戒也賈山諫文帝謂秦始皇以千八國之民自養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猶且東巡狩刻石著功自以為過堯舜身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也流弊之禍可勝言哉此書公狩于郎後此昭九年築郎囿葢即其地垣而囿之矣然魯有郎囿又有鹿囿蛇淵囿而蒐于紅大蒐于比蒲昌間又不即囿以蒐田而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豈非犯害民物不恤國本而若是乎〇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狩四于郎譏遠于禚譏親讎河陽本非狩特以避名王之名西狩本常事特以志非常之瑞各有義耳○劉氏曰公羊謂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非也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得其正矣何休以謂春秋制王制承謬亦復闕夏鄭康成乃云夏時制度避其號不亦妄乎說穀梁者曰春而曰狩蓋用冬狩之禮夫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云狩是也穀梁自顛倒之耳廬陵李氏曰四時之田見於周禮爾雅而左氏記臧僖伯之言亦同獨公穀所言皆不合穀疏曰左氏之文是周公制禮之名二傳之文或春秋取異代之法或當時天子諸侯別法經典散亡無以取正觀此則胡氏取周禮之說是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傳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程子

曰桓公弒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汪氏曰三公稱公於周公祭公之類六卿書爵如祭伯凡伯毛伯名伯單子劉子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陸氏曰天子六卿為冢宰者皆加宰字兼為三公則曰公渠伯書名貶之也陳氏曰周大夫不名名宰渠伯聘桓也王臣未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有聘桓者矣必宰自為使而後貶貶其甚者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之志王臣者三十其處可責可善之地者有二焉宰渠伯糾之志

名王人子突之志字其義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周禮注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殘殺也殘滅其為惡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上聲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汪氏曰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

典令按此不言禮典事典舉其重者也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汪氏曰有冢宰之貴而不足以居其位失其所以貴矣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春秋天子之事名宰以正王法劉氏曰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者也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者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固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今銜命下聘弒逆之人故書名貶之聘于弒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賜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

示譏其義備矣汪氏曰桓以不義得國始則天王以冢宰聘之終則天王使大夫追命之終始施非常之恩故春秋於終始致非常之貶冢宰稱名王不稱天貶莫重於此矣前後各貶互文見義

夫咺賵仲子紏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汪氏曰明仲子之為妾所以正夫婦之綱明桓公之為簒所以正君臣之綱茍不知仲子之為妾則不知桓公之為簒矣家氏曰或謂隱元年之責咺春秋欲起天王之義故於王無責今復責紏而不及王何也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咺與紏居大臣之位既不能正諫又將命以出重有責也乃若錫命王不稱天以榮叔非宰故不與咺紏同責

然咺獨書官紏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紏則或以諸侯入相汪氏曰如衛武公

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汪氏曰如周公名公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汪氏曰惠帝以平陽侯曹參代酇侯蕭何為相國繼又以安國侯王陵曲逆侯陳平為左右丞相文帝以絳侯周勃與陳平為左右丞相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汪氏曰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厥後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益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義也張氏曰天子之冢宰不能詔王以大柄馭羣臣以親奉命來聘魯桓是寵篡弒以瀆三綱故貶而名之也春秋奉天道以正王法故君天下者必敦典庸禮命

德討罪以當天心然後輔相裁成之職盡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二百四十二年必具天時王月以見天之所以成一歲之運由人之賞罰政刑成位乎其中則天地之功全也今魯桓有弑君之罪王不能討而反使冢宰聘之王者之職虧闕人類將變為禽獸故闕秋冬於冢宰聘桓之後以見天地之失其收藏萬物之失其生遂由王誅之不加於魯桓而寵秩之也何氏曰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高氏曰桓弑君以立天王不能討反以冢宰聘之天理亡矣桓自是益無顧忌在洪範為狂為豫莫之奠貞此有春夏而無秋冬之時蓋天理既滅而歲功不成也故不具秋冬茅堂胡氏曰好生者舜而誅四凶克寬者湯而誅葛伯懷保小民者文王而侵阮共好惡之不可縱尚矣大司馬九伐之法云二正者正其罪惡殘者殘其形體桓公當此二法而刑不加焉則是不奉天討而縱有罪可乎特

去秋冬二時明天王之無刑政也天子者受天命以正享國必承天意以正行事必彰有德象春夏以正賞必討有罪法秋冬以正刑是謂能若天道合春秋大居正之法○劉氏曰左氏云父在故名非也武氏子來賻言世武氏也仍叔之子來聘言幼弱也襃貶不既明矣乎若糾擅攝父位自取冢宰者其貶猶應甚彼不得但以父在名之而已捨大責小非春秋也公羊謂下大夫也繫官氏名且字亦非也理不可書名而以書字仲尼之筆一何繁且迂哉趙氏曰若其代父攝行卿事當如仍叔之子為文何得加名故知為貶

附録左傳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春秋大全卷四